

原住民族語已經住進「加護病房」，客語「掛急診」，福台語¹「掛號中」。（自由時報，2004）

壹、母語問題與母語教育發展

一、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文開頭所引述之文字為自由時報於2004年2月16日刊行由臺灣母語教師協會等20個本土母語團體所發出，名為「我們支持教育部幼兒語言政策」的聲明稿，²標題或許過於聳動，但卻也點出了臺灣母語教育成效不彰的問題（我們都支持教育部幼兒語言政策，2004）。母語（亦稱方言）做為各民族最親近的語言，本應自嬰兒牙牙學語起，成為耳中最為熟悉的語言，在經由語言習得（acquire）的過程後，自然熟習母語的使用。一般而言，母語即使沒有良好的語言規劃，也不應淪落至「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的窘境，甚至得仰賴良好的母語教育得以維繫語言的生存，免於「語言消失」的困境，避免成為傳說中的語言。然而，上述的文字卻真實的描述了臺灣不同族群母語的現狀，下一代不熟悉母語的嚴重斷層所引發的語言消失問題，已經使得母語教育成功與否成為不同族群母語賴以存續的關鍵。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由於地理或社會族群區隔而產生不同的語言，此種語言即為「方言」，前述之語言都是臺灣地區常見的方言（黃宣範譯，1999）。然而，除了上述的方言外，臺灣地區的官方用語「國語」本身也是一種方言。與上述三者不同的是，國語是臺灣的官方語言，是語言規劃

¹ 此處所謂的福台語為一般俗稱的閩南語，是一種流行於臺灣地區的方言，為方便文字敘述，以下統一以「閩南語」稱呼此一方言。

² 此處所指的政策是教育部對禁止幼稚園進行英語教育的政策，詳見教育部2004年10月18日臺國字第0930122656號函。

的主要對象，使得國語在臺灣社會中，有著不一樣的地位。而所謂語言規劃，是指國家刻意以政策引導，進行國家中不同語言功能的改變。語言學家們認為各國為推廣本國的國語教育，也會在語言規劃中刻意地加以安排，達成國民間溝通無礙的目標，有國家更試圖以單一語言的方式來培養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凝聚國民對國家的向心力 (Holmes, 1992)。Kaplan 和 Baldauf (1997) 更強調語言規劃是一種思想主體、法令、信仰及社會實踐，意圖藉由上述手段達成特定的語言改變，使得國語教育無形中含有培育國民民族性的工具取向。

臺灣政府於戰後進行以國語為主體的語言規劃，使得臺灣其他的方言在臺灣地區陷入「被消滅」的危機。然而，臺灣的閩南語發展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自明代漢人藉航海科技發達之便，由中國大陸移墾臺灣，也將閩南語和客語兩項語言帶入臺灣。現今中國大陸的福建及廣東部分地區，居民同樣說著和臺灣口音相近的閩南語及客家語，因此嚴格講起來，閩南語及客語是否達到如引文所稱之「掛號」或「掛急診」的說法仍有待證實。在曹逢甫和黃雅榆的客語能力調查中，基本上也符應了上述的推測，調查對象中，使用國語和閩南語的受訪者在兩種語言的運用上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而客語和國語則有著顯著差異 (曹逢甫、黃雅榆，2002)。因此，上述的民間團體以聳動聲明進行母語教育的訴求，背後或許有很多不同的動機，然而，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臺灣目前講閩南語及客語的人口正逐漸流失中；換句話說，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對自己本身的母語變得愈來愈陌生。

Catalan語在加泰隆尼亞自治區 (Catalonia) 的發展與臺灣有所不同，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社會及政治因素，但仍然可做為臺灣母語教育規劃的重要啟發，母語不必然與官方語相對，只要語言政策規劃得宜，還能進一步強化語言學習者認識及熱愛鄉土的情懷。臺灣的母語教育雖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規劃，臺灣國民小學（以下稱國小）學生自一年級即開始進行母語教學，到國小學生成完成初等教育課程為止，學生接受了160小時以上的母語正規訓練，理論上來說，應能具備一定的母語能力。可惜的是，儘